

中西之外別有洞天

● 韓知寒

在越南語課堂上，老師領着我們讀近代越南作家南高40年代寫的小說 *Chi Pheo*。Chi Pheo是個無父無母的棄兒。小說從剛出生就被遺棄在一個破窯洞裏的Chi Pheo被一個捉黃鱔的農民抱回村裏時寫起，一直寫到他四十歲上下時醉醺醺地刺殺了他的仇人——一個鄉間惡霸，然後又刺殺了自己。小說的中心是Chi Pheo和那個惡霸的恩怨，以及Chi Pheo怎樣從一個安安份份的農民變成了一個自暴自棄、令人又憐又恨的流氓無產者，但也穿插着他和一位愚醜村婦的愛情，再襯托以越南鄉村的民俗，叫人回味無窮。據在北越長大，近年才移民來美的女老師講，南高是越南很有名望的作家，有「越南的魯迅」之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他代表作中的人物Chi Pheo被評論家們看做是「越南的阿Q」。老師先比較了南高和魯迅這兩位作家，又比較了他倆創作的人物Chi Pheo和阿Q，對魯迅和阿Q的熟悉程度令人驚訝。一問才知道，《阿Q

正傳》是被編進了越南的中學課本的，因此，魯迅和阿Q在越南知識份子中都是有名的人物。老師問我在中國時有沒有讀過*Chi Pheo*，我只得如實相告：我不曾讀過，也從未聽說過南高的名字，實際上我也從未讀過任何其他越南作家的作品。我的回答令老師有幾分失望，但更令我自己慚愧。可幸的是，我這個阿Q的後人很快就找到了安慰自己的方法。我仔細回想了在中學時代學過的所有文學作品，記得其中有蘇聯的、歐美的和日本的，再就是本國古代的和現代的，確不曾有一篇越南的作品，也不記得有朝鮮、蒙古或是非洲作家的作品。至於印度和阿拉伯的作品，雖然在社會上流傳較廣，似乎也未能進入教科書裏去。我於是確信，我的無知，責任並不在我，而在於我們的教育。我固然無知，但我不過是千千萬萬個無知的同胞中的一個，而既然有千千萬萬的人和我一樣無知，我也就不那麼無知了。

但不久我又遇上了另一場尷尬。一位歷史學教授交給我一篇評論中國世界史教學和研究的文章，要我這個在國內學過歷史的人讀一讀，看寫得對不對。文章作者是一位美國學者。他在文中總結出中國世界史教學和研究的兩個特點：第一是世界史不包括中國史，中國史另有一攤，且遠比世界史的那一攤人多勢眾。在作者看來，這多少反映了中國人傳統的、一切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第二是在實際上是外國史的世界史中，西方所佔的篇幅比第三世界要大得多。這種趨勢始於50年代，在文革期間由於更多地強調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而有所好轉，但到改革開放後，隨着對經濟技術的重視，西方中心論又重新抬頭了。作者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比如50年代中期出版的高中教材《世界近現代史》，在350頁的篇幅中，只有40頁是關於亞、非、拉的，而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自稱要打破歐洲中心論的電視大學世界史教材中，歐洲佔了13章，而整個第三世界只佔三章。作者最後意味深長地問道：

在「四個現代化」的時代，過於偏重西方是否使中國的世界史變得過於狹隘，以至於有傷中國人的自尊心並妨礙中國更全面地了解整個人類社會呢？

我不得不對那位教授承認，文章裏總結的兩點都是對的。我們的世界史的確是支離破碎的，她先淪為不包括中國史的外國史，再淪為只是約略提到第三世界史的西方史。只是我又很想反駁那位作者先生。我覺得他不

該把我們批評一通就了事，他應該把中國的情況和其他國家的做法作個簡單比較，看看別人是不是比我們做得更好，那才更有說服力。以中國中心論來說，世界上有沒有哪個國家的歷史教學不是以本國史為中心，以培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意識為目的的呢？再以西方中心論來說，難道那不正是真實地反映了西方在世界史、尤其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嗎？只要翻翻美國各大學歷史系的簡介，就不難發現，美國歷史學界向來就是以歐洲史和美國史為主流。對於建立在歐美中心論基礎上的世界史觀的批判和對於第三世界史的提倡，都只是近來的事。

但不論我多想為我們那一套體系辯解，我卻不得不承認，那位美國學者有關中國世界史教學的結論和我在越南語課堂上得出的有關我們世界文學教學的認識實際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我們中國人的意識裏，歷史也好，文學也好，除了中國，就是西方，在中西之外，是沒有太多有價值的東西可學的。令我們古代的祖先陶醉不已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的信仰，到了近代，被迫演變成「中國加西方就是世界」，而六七代中國知識份子自命的職責就在於尋求中學與西學之間的最佳關係。這種偏執大大地妨礙了我們去欣賞大千世界中豐富多彩的文化。在我們的意識和情感中有一種矛盾：我們愛第三世界，但對第三世界的一切卻缺乏真正的興趣；我們恨西方，卻又要拼命地學西方。這個矛盾的主要根源，就是自近代以來被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奉為真理的單線進化論。按照那個五階段的進化表，第三世界雖然可愛，卻終究屬於一個過

去的時代；西方雖然可恨，卻代表着我們的未來。翻一翻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家和改革家的著述，就不難發現一個永恆的主題：如果我們不變革或革命（學西方，或學西方在東方的代表日本，或學西方的變種蘇聯），我們就會淪為印度（或朝鮮、越南、緬甸）。西方始終是我們的榜樣，而亞、非、拉的難兄難弟不過是我們的反面教材，我們應該離他們越遠越好。這種意識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對第三世界歷史和文化的態度。我們覺得西方先進，便認為他們文化的一切方面都先進；我們覺得第三世界落後，便認為他們文化的一切方面都落後。中國近年的開放，實際上更多的是對西方的開放，對於第三世界，不是更開放了，而是更冷漠了。我們沒有認識到，其實文化的許多方面，比如文學，是很難用進化的觀念去比較的，也不能絕對地與經濟和技術的先進或落後聯繫起來，否則我們就沒法解釋為甚麼向來被國人視為貧窮落後之區的大西北卻頻頻爆出震撼人心的小說和電影來。在許多場合，「多樣化」是比「進化」更能真實地反映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的。

這種中西之外別無長物的意識在國際上表現為我們對第三世界歷史和文化的態度，在國內則表現為我們對少數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態度。在中國，有關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和文化的教學，大多集中在民族學院，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至今怕是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吧，民族學院是不招或基本不招漢族學生的。結果是，只有少數民族學生才能學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漢族學生，不知是沒有資格，還是沒有必要，是不許進入少數

民族文化的殿堂的。一個漢族青年，若是不幸迷戀上少數民族文化，多半是要遭受單相思的苦頭的：民族學院不讓進，而在民族學院之外，只有寥寥無幾的大學教授有關少數民族的課程。至於一般大學裏所教的文學、哲學和歷史，是很少涉及少數民族的。當然，歷史課是必定要講匈奴、蒙古和滿清的，但那只是因為他們威脅了中原。我們意識裏的中西的中，實際上是個涵蓋面很窄的小寫的中。大概也是由於這種態度吧，主要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並且構成西方社會科學體系中重要一環的人類學在中國就是蓬勃不起來。中國人從幾千年前就開始為蠻、夷們作傳了，只是卻一直沒能超過憑道聽途說記下些奇風異俗的水平。那些背了行囊，去荒村野寨一住就是幾個月甚至幾年的人類學家，在今日大多數國人的眼中，仍然是傻子或瘋子吧。

當然，我並沒有瘋狂到要大家都捨棄了中學、西學而去專注於中西以外的文化的程度。但我們的教育和研究體系的確需要給予中西文化以外的文化更多的關注。我們的世界史應該多講一點第三世界，我們的中國史應該多講一點少數民族。我們應該讓少數民族文化走出民族學院的大門。我們介紹外國文學，不應唯諾貝爾馬首是瞻。我們的電視台，也應多播放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節目……這是一個教育問題，但又不止是一個教育問題。

韓知寒 美國夏威夷大學West Oahu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